

編輯先生：

在一片紙價暴漲聲中，「書評書目」改為月刊並能順利出刊，確令我對諸君的工作感到欽佩。讀貴刊十一期李家祺君的「評介書評要門」一文，覺得有些意見想向李君與讀者談談：

①李君認為「從原作有那麼多缺點來看，這並不是一本高水準的讀物。」

首先，我不明白李君所指「高水準讀物」的定義如何，更不明白他這句話是指原著抑或譯著？

李君指出「書評要門」的十二項缺點包括：(一)錯字太多，(二)漏字、衍字，(三)重覆，(四)體例不一（此指譯著），(五)譯者喜好創詞，(六)音譯，(七)譯名不統一，(八)譯名標新立異，(九)添注與增列的不當（這是譯著的問題），(十)售價太貴，(十一)原作選例不佳，(十二)作者似乎頗為推崇偵探小說。

在我看來，李君所列舉的缺點大多不能說明「這並不是一本高水準的讀物」。

「書評要門」(Writing Book Reviews)這本書的目的，可說是「為任何希望評介書籍的朋友所寫的一本明白，實用而又合乎常識的指南」(引原書中大西洋憲政報發行人Ralph McGill的序文)。換言之，這本書的目的是在教授如何寫一篇書評文章。事實上，我們在讀這本書時也能體會得到作者的苦心。

李君所謂錯字太多、漏字、衍字、體例不一等缺點，只是這本書的編輯與校對疏忽（任何書都免不了校對上的疏忽和作者的筆誤，而這本譯著的錯誤還不至於錯到讀來吃力的地步）。所謂譯名不統一、譯名標新立異、售價太貴、音譯等缺點，也只是譯者與出版商的問題。譯名不能統一，很可能只是譯者



一時疏忽；除非一本書中譯名錯誤極多，通常寫作書評是不去注意的。

我同意李君所說譯作部分添注及增列不當，原作的選例也有問題。但如果就一本說明如何去寫書評的書來說，這些似乎不至影響原作的是否「高水準」罷？

②李君於(內)中提出「商籟」音譯的問題，稱「爲何不譯成十四行詩」，並謂「此名詞譯者獨創」，似待斟酌。國內目前的文學受西洋影響頗深，似已無容諱言；許多讀者已接受的譯名，並不能再稱它是一種錯誤。「商籟(Sonnet)」一詞絕非該書譯者所獨創。即以錢歌川先生於若干年前所寫「英詩研讀」一書所指爲例，錢氏稱：「十四行詩……就是我們譯作『商籟體』的一種詩體。可見『商籟』一詞已經譯出很久了。至於『辛迪加』(Syndicate 資料供應社)」一詞，記得也有人譯過，但目前手邊無資料可查，暫且不談。

③目前國內常看見一些吹毛求疵的書評，藉以表示作者不寫應酬及諛頌文字。這種現象很可悲。我覺得壞作品固應力加貶斥，好作品也應加以「頌」(但非「諛」)。希望李君並非持這種態度而寫這篇評介。

④我一向覺得書評文字應就其結構、內容做深度的探索。尤其譯著，我們既不能就原著文字論述，更應將評論重心置於內容(當然，若就譯者態度加以評論，可以算是另一類型的評介)。

最後，我想向貴刊做一個小建議。我覺得一份有水準的刊物，應仔細選擇自己的宗旨而就某幾個方向強調。譬如對於書評文字刊載的標準，若能劃定一個尺度，認爲怎樣去評述一部作品才能合乎標準，使這份刊物能在紛紜中理出一個頭緒，對讀者或更有利。倘若一篇書評僅就書籍的裝訂、印刷、文字是否够典雅來談，就未免失却評價的真意，而流於支離了。

這個意見可能許多人不同意，但我覺得有必要說出來，供貴刊參考。

十一期以來，「書評書目」我從未放過。我覺得貴刊似乎正走向「無所不包」的目標。就讀者而言，這或許不無好處；但就一份每期出版百餘頁的雜誌而言，不嫌負擔太重嗎？

敬愛的書評書目編輯委員們：

頃閱「書評書目」第十一期，第三十六頁有一預告，謂貴刊下期（十二）將發表「談臺灣的雜誌」和「全國雜誌目錄」。

茲因吾人與數十位友人已向政府當局登記了一本綜合性但以文藝性為主要內容的雜誌，名稱為「歷程雜誌」，新址為彰化市中山路一四六巷九十六號，北部聯絡處為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一二三巷四弄十四號，電話七一六五八四，發行人為潘榮禮，主編謝淑媛，三十二開本，定價二十元，創刊年月為六十三年四月……

××先生：

星期一發出一封長信，想已遞達。今天收到三月一日出版的「書評書目」十一期，拜讀了「題內題外談『譯叢』」的鴻文，給我以莫大的鼓勵！我要將它影印出來，分寄贊助這份雜誌的各位，使大家可以欣賞而獲益。請代向作者景翔先生致意，並轉達我的欽佩！

編輯先生：

看了水晶先生的「才盡」江郎言，忍不住有些感想要說。

第十期「書評書目」有封讀者投書，說出幾點對水晶先生的小說集「鐘」的讀後感，而後水晶先生在十一期寫了「才盡江郎言」，現身說法對自己的作品提出解說詮釋。

我要說的是，不論面對批評家嚴厲的批評，或者讀者業餘式的感言，每一個作者都有充分的權利提出自辯。這樣做，不僅表示出作者對自己的作品負責，也表示出他對批評家和讀者的尊重，同時，更表現出作者本身非常的胸襟及器度。當任何作者在作這類自辯的時候，讀者希望作者的態度是坦白的、是懇摯的；那麼，嘻笑怒罵式的文字是否合宜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讀者 楊德勝 三月四日

高克毅 三月廿一日夜

不論臺灣的文風是否真是如此不堪，不論某位批評家是否真「品斯濫矣」，某名作家是否真「下流」，做爲一個讀者，仍希望多看到一些就事論事，就文論文的道地文章，也願意看到一些「愈辯愈明」的精彩筆戰，可不樂意看到滿紙「混帳」「撒爛污」之類作人身攻擊的文字。

爲此，我實在覺得遺憾，因爲水晶先生在「才盡江郎言」一文中所表現的，實在有失風度。

我相信，水晶先生對他的作品作了相當精闢的詮釋，但對於他的謾罵，頗不以爲然。（此外我要說明，這裏所寫的，是我個人的感想，沒有人「捉刀」，我對我的投書負全責。）

編輯先生：

讀者 藍玉人 六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拜讀貴刊第九期「書評信箱」胡坤仲君指責水芙蓉出版之「一頁一小品」之事，我願在此做一小小的說明（我非水芙蓉出版社的關係人，他們也沒有指使我發表這篇文章的意思），根據撫萱閣主的說明，乃入選作者之中有一部份住址不詳，故未及時通知作者，目前他們正設法解決這些問題。盼胡君能與水芙蓉聯絡。

陌上塵 六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

謝謝您寄來的「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我們正在看，而且我們發現有些新人很厲害，如：「彩虹的變貌」那位江彤睇，他能把一個老掉牙的通俗故事表現得如此出色，如此現代，怪不得司徒們遠在馬祖時就向我們特別推介，（我也看了邊疆先生發表於十一期書評書目的評介）我感到寫文章的人真是有可愛的地方，並非如以前人所說的「文人相輕」。如果誰發現一篇好文章，發現的人就會真誠地叫好，並讓他的友人們分享。因而，我們深深地分享到您和司徒們的喜悅。

××兄：

趙雲 四月十四日

今天在書店看到這一期「書評書目」介紹全國的雜誌，「文季」主編誤刊爲王拓，事實上本人並非「文季」主編，「文季」也沒有主編，不過有幾位朋友共同負責拉稿看稿，而最後仍由何欣先生全部再審閱一次，如果「文季」要有主編，也應是何先生而不是我，不知貴刊資料從何處來，因為是錯誤的資料，所以請貴刊更正。謝謝。

第五 拓 四月十四日

編者先生：

很早就聽說貴刊的暢行，但是因爲住在鄉下中文書籍不易讀到，一直到最近才從友人處借來第八，第十兩期，讀完後覺得真是不錯，恭賀你們！

從這兩期的英文名稱 Criticism and Catalogue 到 Book Review and Bibliography 看，足見貴刊一直在求進步之中，後者要比前者妥貼多了。不過我個人以爲 bibliography 一字似有商榷的地方。它在「權威」的牛津大字典上的主要解釋是：「書籍及其作者，印刷、出版、版本等有系統的描述及歷史」(The systematic description and history of books, their authorship, printing, publication, editions, etc.)，「某一特別作者，印書館(人)，或某一國家，或任一特別主題之書目」(A list of the books of a particular author, printer, or country, or of those dealing with any particular theme;) 以及「一種科目之文獻」(the literature of a subject)。在較新之英語字典中，列舉之解釋多從這兩個意義引伸出來的。從貴刊的性質看，似乎並不是「完全」且「專門」地做這兩方面的工作。我個人以爲用 booklist 一字比較好些。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出版的一種和貴刊性質相近的刊物就叫 Booklist。同時，貴刊的「書評」已擴展到文學評論，所以建議兩個名字在下面，請參考：

1. Book Review and Booklist (就字面而言)

1) Critique and Booklist (就貴刊性質而言)

另外，貴刊第十期中刊有思兼先生的「讀『文學批評入門』」，介紹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一書。該文是據此書「序言」而寫的，其中有「一」翻譯的問題，特提出來就教。

思兼先生文中的談到「批評方法」那一段（貴刊第十期第三十四頁八至十二行）原文如下……

“To illuminate both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and the nature of criticism, this book presents some of the more important ways in which literature has been discussed. It is neither a history of criticism nor an annotated anthology of significant critical works. The critical pieces quoted and discussed represent examples of a method and a point of view—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思兼先生譯爲……

「在文學討論上，本書提出了一些更重要的方法，以說明文學與批評的性質。他既非文學批評史，也不是文學批評論文選集。關於批評都（部）分，我們對於代表一種觀點或一種方法的例子，加以引證和討論，並闡明理論與實際批評之間的關係」。

這是原作者的「開宗明義」章——「序言」的第一段。個人以爲應該譯爲……

「本書提出文學討論上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方法以說明文學和批評兩者的性質。它既不是一部批評史也不是一本重要的批評論文的集註。本書所舉出和討論的批評文字都是一種方法和看法——以及它們在理論和實用兩方面的關係的例子」。

在討論「批評範疇」的一段（同頁第十七行起）原文是……

“Clear conceptions concerning the different things the literary critic can do and has done seem to me the primary requisite for a serious interest in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little use stuffing one's head with ideas of what this critic said or that critic believed if one cannot see clearly in what area of critical activity each critic is operating.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it is no use learning a series of answers if one does not know what the questions were."

思兼先生譯爲：

「在文學批評上，我最感興趣的基本原則是，有關文學批評者所能做的幾種事情的清晰觀念。如果一個人弄不清楚批評家批評活動的領域，只是滿腦子這個批評家的理論，那個批評家的說法，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中原文略）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知道問題所在，而只是空記了一大串答案，那又有何用？」

這段似乎應該譯爲：

「對於文學批評家可做的和所做的種種事情的清晰觀念，對我來說是要對文學批評真有興趣的主要條件。如果一個人不能夠看清楚每一個批評家批評行爲運用的範圍。而只塞了滿腦袋的這個批評家說的或者那個批評家講的，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不知道問題是些什麼而光記了一大堆答案是毫無用處的。」

其實原作者僅僅只強調批評「方法」（methodology）而沒言及範疇。在這篇「序言」中原作者用「斜體字」說明了這本書的寫作宗旨是：「我只管方法，以及文學作爲藝術和文學作品的能夠在其中有效討論的種種方式；在此我不管批評家是如何如何，批評史是如何如何」（見原書 Introduction, p. x）這一段似乎不應該忽略。另外思兼先生前兩段所引原文都是斬頭去尾只有一截，使人有摸不着頭腦之感，其實可以不引的，引了反而叫人糊塗。

介紹一本書從序言着手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因爲序言多半是提綱挈領把全書大意要旨先行說明，所以讀懂序文不但是寫書評而且也是閱讀的必要。當然翻譯是件難事，誰都難免會有疏忽的地方。

這本書是對文學批評門外漢和文學系學生都同樣有所幫助的，雖然原作者偏重古典及英語文學系統的方法，而忽略歐陸批評（更不用提其他各國了），以及對克羅齊的批評有所誤解，但仍然不失為一本好書，真感謝思兼先生推介。

以上只是個人的一點陋見，盼望編者，思兼先生，及讀者指教！

許國衡 四月十日

本社代購以下各書

作者	書名	定價	作者	書名	定價
黃春明	莎啞娜啦·再見	40	歐尼爾	開放的婚姻	40
黃春明	鐸	40	余光中等	中國現代詩評論	90
傑克倫敦	生命之愛	40	鍾龍	人生日知錄	50
楊青矗	心癌	30	蘇玄玄	愛的變貌	18
楊青矗	在室男	35	陳芳明	含憂草	18
楊青矗	妻與妻	30	琦君	烟愁	20
陳克環	陳克環小說集	16	隱地	一個里程	16
陳克環	陳克環散文集	16	隱地	隱地看小說（舊書）	25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